

许广平传

陈漱渝◎著

以上所有正传的翻造本其原苦谓等安本到十餘
年始刷呈其皆則兼用未版不致波察既是人工
若色乃日本成流非盡本利也廣其許野然居利
難得翻有亦居然其山者用致一抄以備
廣平有活為證
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浮相濡尔子哀卿惜書
圖始創版山中苦若而心記
戊午年十二月九日夜 身色記



许广平认为，学习鲁迅的精神，就是对鲁迅的最好纪念。

許廣平傳

以上所有正書均翻還本其原書均罕見本館中經
年始購定書到則即用本館在版波密紙工人工
著色乃日本成法洲基本利也原書均罕見原書
難得翻印亦原書中山書因致一部以贈
原平有請為愴
十年後其艱危以洋相漂亦其後即得畫
明怡和眼山中甘苦而心知
戊午年十二月九日之夜 魯迅記



陈漱渝◎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许广平传 / 陈漱渝著. -- 北京: 人民日报出版社,
2011.11

(中华文化复兴方阵·陈漱渝作品系列)

ISBN 978-7-5115-0699-3

I. ①许… II. ①陈… III. ①许广平(1898~1968)
—传记 IV. ①K82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25031号

书 名: 许广平传
作 者: 陈漱渝

出版人: 董 伟
责任编辑: 银 河 陈志明
封面设计: 陈淑平 梁 宇

出版发行: 人民日报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金台西路2号

邮政编码: 100733

发行热线: (010)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

邮购热线: (010) 65369530

编辑热线: (010) 65369844

网 址: www.peopledaily.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鹏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字 数: 210千字

印 张: 20

印 次: 2011年12月 第1版 2011年12月 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15-0699-3

定 价: 38.00元

中華文化復興方陣

陳漱渝

2011年11月16日

陈漱渝先生“中华文化复兴方阵”手迹

Dear Friend:

My right hand
has been hurt again, so the
wrist is unable to handle
Chinese brush properly -

I have a good suggestion
to make regarding this ~~factor~~
author's wish. 廖梦醒

Writes 中文 very well indeed,
besides she was a friend of
许广平's so it is more

宋庆龄写给廖梦醒，请她题写本书初版书名的亲笔信（第一页）

fitting to ask Cynthia Lind
to write for him. Her address

is 复行/国务院宿舍
7组 38号

I am sure she will feel
honored to do so for 许广平

on host's
SEL

08' 11. 14/2

目 录

第一章 旧礼教的叛逆者·····	001
第二章 五四运动的洗礼·····	013
第三章 女师大风潮中的“害马”·····	023
第四章 同行者·····	037
第五章 在大革命的风暴中·····	049
第六章 “十年携手共艰危”·····	063
第七章 围城中的斗争·····	079
第八章 中华民族的女战士·····	099
第九章 为和平民主而呼喊·····	113
第十章 在第二条战线上·····	127
第十一章 把一切献给党·····	143
第十二章 她活在鲁迅的事业中·····	161

附 录

许广平的家庭生活鳞爪·····	173
许广平活动简表·····	186
许广平著述编目·····	203

• 许广平 传

爱的思索：许广平的佚文《结婚的筵宴》·····	250
都是《魔崇》惹的祸·····	256
我读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	285
初版后记·····	302
再版后记·····	307



第一章

旧礼教的叛逆者

云山巍峨，珠海奔涌。在繁花绿树丛中，屹立着一座饱阅沧桑的古城——广州。广州古城曾有“三山”：番山，禺山，坡山。番、禺二山位于今天的文德北路和北京路之间，在当时是市中心，故广州古称番禺。坡山，位于今天的向阳四路，即传说中“南海五仙”骑羊降落的地方。仙人们给广州人带来了一茎六穗的五谷良种，祝愿这块土地五谷丰登，永无饥馑。

然而，在灾难深重的旧中国，仙人们的祝愿只是一种美好的幻想。那时候，白云山头罩乌云，珠海汹涌恶浪翻，广州人民在死亡线上受着煎熬。特别到了近代，帝国主义用炮舰敲开了南中国的大门，更给这块丰饶的土地带来了无穷的灾难。正如马克思愤怒揭露的那样：“……广州城的无辜居民和安居乐业的商人惨遭屠杀，他们的住宅被炮火夷为平地，人权横遭侵犯，这一切都是在‘中国人的挑衅行为危及英国人的生命和财产’这种荒唐的借口下发生的！”^①

广州人民是富于斗争传统的人民，他们决不能长期忍受中外黑暗势力的统治。那火焰般燃烧着的木棉、朱槿、凤凰木，

^① 马克思《英人在华的残暴行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二卷，第一七七页。



吸鸦片

正象征着广州人民炽烈的英雄性格。一八三八年六月，林则徐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了帝国主义倾销的鸦片，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的坚强意志。一八三八年十二月，广州一万多愤怒的群众袭击了帝国主义的商馆，维护民族利益，强烈要求禁烟。一八四一年二月，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率部抗英，“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几百名将士全部牺牲在虎门炮台。同年五月，广州西北郊三元里等一百零三乡的农民高擎“平英团”的战旗痛歼侵略者，“刀斧犁头在手皆成武器，儿童妇女喊声亦助兵威。”一八五一年一月，洪秀全领导“金田起义”，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规模巨大、波澜壮阔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在此前后，洪秀全、冯云山、冯仁轩都曾以广州作为活动基地。一八九一年，康有为在广州万木草堂收徒讲学，鼓吹改良主义的维新变法，要求改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改良主义的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但通过维新变法的宣传却大量传播



变法维新领导人康有为



变法维新领导人梁启超

了西方的思想和学说，使窒息待毙的中国人闻到了一些新鲜空气。一八九八年，光绪皇帝下诏变法，颁布维新政令，掀起了改良主义运动的高潮。但是，维新期间的任何一点微小改革都遭到了守旧顽固势力的拼死抵抗，“百日维新”就像一现的昙花，刹那间就凋谢了。这就促使更多的知识分子在受到这一失败的强烈刺激之后走上了革命的道路。这一年，青年鲁迅抛弃了一般人认为是正路的读书应试，带着母亲筹集的八元川资离开故乡绍兴，进入了洋务派在南京创办的学堂，探寻救国济民的新路，也就在这一年的阴历正月二十二日，在广州高第街一所门前蹲着一对石狮子、门楣挂着红地金字“大夫第”横匾的宅院里^①，诞生了—一个性格像木棉花一样火红的女孩子，她就是许广平。

许广平不知道她的哪一位祖宗在哪朝哪代做过大夫，只

^① 许广平诞生在今广州“许地”——这是一个聚族而居的大院落。其祖先在清乾隆年间由潮州迁往广州。祖父官至护理浙江巡抚，浙江布政使，死后诰授荣禄大夫。许广平幼名霞，因仰慕母亲才智，自号景宋。父亲给她取名广平，含祈望广东太平之意，又与唐玄宗时宰相宋广平之名相合。许广平有三位兄长，两个妹妹。



1933年摄于上海

听说她的叔祖许应骙做过两省的总督，是反对维新运动的著名顽固分子之一。鲁迅在南京求学时，他的一位本家长辈曾反对他看新书报，而强迫他读报上刊登的许应骙斥康有为奏折^①。后来鲁迅半开玩笑地对许广平说：“哼！我从小就吃过你们许家的亏。”^②许广平的祖父做过浙江巡抚，因此，

她的家可以算是“簪缨门第”、“仕宦之家”。不过，许广平出生时，她的家道已经渐趋没落。父亲许炳瑶，号朗甫，庶出，体弱，不善经营，在家庭中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母亲姓宋，广东香山（现中山）县人，澳门商人的女儿，懂医道，擅诗词，常借债虚撑门面，苦苦维持封建旧习。

许广平生下来，曾遗尿于母腹，迷信说是剋生母，只有过继给别人才能祈免灾殃。于是许广平的母亲打算把她送给一个穷得食不果腹而仍旧抽大烟的本家，宁可每月贴送生活费用也在所不惜。这个计划后来不知为何并未实行。然而，她却从此失去了母亲的欢心。

八岁那年，许广平在生活道路上遇到了两件难忘的事情，一是缠足，二是入塾。

许广平母亲的老家是十分讲究缠足的。因此，她母亲虽然身材胖大，但却缠着一双小脚，走起路来摇摇晃晃，需要用双

① 鲁迅《琐记》，见《朝花夕拾》。

② 许广平《“五四前后”》，见《鲁迅回忆录》。

手支在两个丫头肩上。许广平的姐姐，人称“玉观音”，也裹着一双小脚，天天上书房都要由老妈子背。“玉观音”九岁病故，临死前口中还叨念着《孝经》、《四书》……缠足的厄运终于落到了许广平身上。母亲拿出尖头圆锥形的绣鞋，又拿出三尺来长、三寸来宽的白布条，在许广平足趾间涂一些药，而后就使劲地缠起来。母亲说：“两脚龙舟般大，会落得人家笑话。”许广平用瞪眼和放声大哭表示反抗。她的反抗得到了父亲的支持。父亲对母亲说：“你不见连日报上都登着各处设立戒缠足会的消息吗？人家放足，你却缠足！你忘了你缠足的苦处吗？她将来要嫁到乡下人家，缠了双足，岂不叫她活受罪？”就这样，父亲剪开了她的缠足布，把她抱到祖母那里躲起来。此后，母亲发誓不再见她。但不久，她得了一场重病，母亲才重新把她接回自己身边。

八岁这年的四月，许广平开始入家塾读书。在这个守旧的



晚期中国妇女的三寸金莲（1902）

封建家庭中，这是件异乎寻常的事情。因为这所家塾原是为家里的男孩子办的，女孩子跟男孩子同塾共读，据说会夺去男孩子的聪明。许广平的母亲在这件事上却表现得比较开明，因为她自幼生长在澳门的华侨家庭，男女界限并不十分严格。她自身说法道：“不要紧的。我在家里也跟兄弟们一起读书，并没有夺去他们的聪明。”她不仅允许许广平入塾，而且晚上还叫哥哥们帮她复习，每次酬金是一个铜板。

塾师是一个四十多岁的老秀才，旗人，曾经读过几天简易师范，所以能在大厅教学生练习“立正！开步——走！”但家塾的课程却是单调而陈腐的。每天清早写大小楷，然后背书、讲书，内容多是《四书》、《五经》之类。午后是温书，背书，再讲点二十四史或古文。每逢星期天，上午是做对子或学写信，下午再做一篇论说。如果时间早，先生也常带学生出去买点纸笔。他常常一手揪着男孩子的辫子，另一手揪着女孩子的辫子，大摇大摆在街上走。这时候，孩子们就会感到“皇恩大赦”似的愉快。

先生是尊孔的，对学生管束相当严。但许广平跟她的兄弟们往往不服管教。他们常趁先生未到之前先进书房，在门口安好“步哨”，而后开始在里面做各种各样的游戏：有时把猫、鸡、狗捉进屋里，大家一齐拍手高跳，直到吓得鸡飞狗走猫乱窜；有时将纸团挂在辫梢，沾油点着互相追逐，名曰“田单火牛”。每月初一、十五，先生照例率领学生叩拜孔子的牌位。许广平却故意做一个“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纸牌位放在抽屉里玩耍，气得先生大发雷霆：“你这是污辱圣人。孔子哪里会躲在你的小抽斗里？快快弄走！”

在家塾，许广平开始是跟男孩子一起用蓝青官话（即夹杂着方音的普通话）读书。父亲知道后对许广平的大哥说：“霞女（按：霞是许广平的小名）是一个女孩儿家，叫她读几句书，识几个字，能够在家记记账就足够了，读什么官话？你明天告诉老师，单用粤语教她读书就行了。”大哥果然把父亲的意思转告了先生。先生开始用粤语教许广平读书。对这种男女不平等的待遇，许广平机智巧妙地进行了抵制。先生用粤语教读时，许广平故意装出一副笨拙的样子，一天连八句课文都背不下来。而先生用官话教读时，许广平随即就能琅琅背诵，一字不差。原来先生用粤语教时，她早已烂熟于心了。先生对大哥说，“你看霞女学官话，一两次就会，可见官话是你们家风呢。”这样一来，父亲就只好收回成命。许广平后来回忆说：“这一胜利，给予我的前途影响非常之大，后来到了天津读书，虽然北方话同官话有些不同，大致上是比只懂广东话的同乡去到北方便利多了。听了一星期的教课，就能够贯通了，虽然蓝青官话时常被天津腔的小姐见笑，但是不要紧，我少讲话，多听书，没有很大的不方便。”^①

许广平大胆向旧礼教挑战的突出表现，是反抗包办婚姻。

她生下来刚三天，父亲外出赴宴，在酩酊大醉时，“碰杯为婚”，将她许配给一个姓马的劣绅家。这个劣绅参加了孔教会，常纵容家人在乡间拦路抢劫，敲诈勒索，民愤极大。父亲虽因醉后失言而反悔，但马家却送来了聘礼，为了“顾体面”、“讲信用”，也就只好收下了。刚刚懂事的时候，许广平从家中一

^① 景宋《我的小学时代》，载一九三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上海妇女》三卷十一期。